

明

史

明史卷三百六十一

列傳二百十二

方震孺

方孔炤

余應桂

高斗樞

邵捷春

胡平表

湯開遠

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沙縣知縣舉卓異徵授御史襄宗嗣位極陳貪吏之害言比來懲貪法廢州縣佐貳視官為外府誅求殷削民何以堪然此猶小者耳上之為長吏則有罰贖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用上言之不諱下聞之不驚然此亦小者耳再上之為方面歲節有獻生辰有賀蕭然而來滿載而去此豈從天降地出哉皆

小民鬻男賣女以應之耳所恃以懲戒貪夫者惟在  
朝廷三尺而銓司之考成止於罷職撫按之彈治極  
於為民彼携鉅萬之金錢求田問舍何所不愉快尚  
需此進賢為尤可異者紮紮賦私既登白簡乃以一  
語結之不曰甲科可惜則曰文章可觀不曰末路可  
新則曰器使可用然則屬吏何所畏憚不恣意賂壑  
乎請敕所司毋徇資格特擢一二極清特遠一二極  
貪者用以風示天下俄上三朝艱危疏歷舉在牀在  
旁為言且曰願陛下熟思前事究堯宮中之與府中  
孰為可託竊恐爭妍取憐或踵故知麗色藏劍千古

寒心願陛下念之而惕然也且今朝夕周旋實惟近侍嘖笑易假窺間可虞近且中旨頻宣恐成斜封隱禍更願陛下慎之並報聞天祐元年言挺擊一案王之案陸大受張庭李俸悉遭廢斥東林一輩葉茂才董應舉趙南星魏雲中馬孟禎高攀龍劉策李邦華劉宗周鮑應鰲盡錮終身亟宜召復楊漣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交通之疑傳之天下謂聖明在上真有交通之臣矯竊之事所關聖政不小此非特賜召對可陛下召對則從前諭旨盡出宸衷否則人且疑為矯竊陛下何憚一出不與

廷臣共質哉帝報曰先後兩諭並出朕懷有何交通  
矯竊廷臣乃不敢言 侍群小忌避者謂交通王安  
屢邀俞旨故震孺云然兵春巡視南城大璫張彙劉  
朝被訟魏忠賢為請震孺不從卒上聞忠賢由是大  
恨遼陽破遠近震驚震孺一日十三疏陳兵事當是  
時遼東自廣寧抵三岔河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畏出  
關無一騎東行者震孺獨慷慨請犒師言屢敗之餘人  
心久渙願亟發帑金二十萬特遣使者弔死撫傷三  
軍聞之謂廟堂之上猶然東顧庶幾人心復收感激  
思奮帝如其言震孺以六月出關廷見將士人人慰

勞軍中感悅八月朔遂有監軍巡按之命震孺核軍  
實稽功罪練士馬日無暇晷言議三岔河不可守當  
退守廣寧者震孺言禦敵當於境上奈何縮地百八  
十里遠守孤城宜駐兵鎮武扼敵要衝因薦裨將羅  
一貫劉徽可用俄言自有邊事以來軍法不嚴人皆  
知進者必死退者必生彼何苦自求死地今廣寧高  
門大戶盡已西奔軍中將士亦悉駕馬思遁懼經畧  
當閉則遣人先偵間道人情如此宜敕寧前監軍崑  
斬逃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後生路可望也並  
從之時經畧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不相能諸監司

率浮沉其間疆事益壞震孺調劑不得則屢疏上聞  
明年正月震孺方蒞事前屯化貞遂棄廣寧遁列城  
聞之悉遁獨前屯旁近以震孺在得無動乃嚴諭守  
將設防而身渡海抵覺華島招叅將祖大壽大壽方  
擁兵觀望震孺握手與語誓保富貴大壽感泣與俱  
歸獲兵萬餘輜重無算先是巡按之命震孺資淺不  
當得當事特以其才度次用之震孺慮後有指及者  
先已言於朝及是主事徐大化果承魏忠賢風指力  
抵震孺震孺疏辨其詞直都佾史鄒元標保持之震  
孺乃請告去已樞輔孫承宗劾廣寧失事諸臣并及

震孺都御史於南星論先後按遼御史罪亦及震孺  
因請下承宗核實承宗復言震孺無罪乃已五年忠  
賢修却其黨亦惡震孺為東林御史郭興治誣劾其  
按遼時贓私遂逮下詔獄掠治坐贓六千有奇移法  
司擬罪欲置之死尚書李養正御史練國事王業浩  
持之獄三上卒擬絞忠賢憾不置誣與劉鐸交通共  
為咒詛竟坐大辟六年秋當行刑會皇子生獲免其  
明年莊烈帝嗣位與惠世揚並釋還言官多請召用  
有死之者不果震孺初入臺班意氣凌厲不顧利害  
後遭挫折深自韜晦無復用世志崇禎八年春流賊



犯壽州州長吏適遷秩去震孺乃倡士民固守城獲  
全明年冬賊再躡江北獨不敢逼壽巡撫史可法上  
其功久之用為嶺西叅議有裨將踞廉州叛震孺單  
騎諭降之十六年冬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  
陷震孺慟哭即率師勤王馬士英憚之敕還鎮震孺  
竟憂憤而卒世揚清澗人由進士歷官禮科都給事  
中嘗劾方從哲沈灌有直聲忠賢亂政誣世揚青衣  
小帽結納王安遠詔獄論死崇禎時累遷左副都御  
史罷歸李自成陷延安世揚出降自成以郡人故甚  
禮之世揚遂死其頭位為士論所恥

方孔炤字潛，桐城人。祖學漸，字達卿，為諸生受業。教諭漢陽。張緒聞王守仁之學，遂宗之。以久次貢入京師。時子大鎮已通籍，不謁選而歸，以道義淑其鄉。其沒也，鄉人私謚明善先生。大鎮字君靜，舉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大名府推官。有政聲，入為御史。三十五年，出督兩浙鹽課。陳時政五事，不報。白糧積為民累。大鎮兼領之，疏請免關津之稅，得比漕艘例報。允。還朝，即乞假歸。四十年起，按河南，未竣，坐事引去。天啟二年，擢大理寺丞。進少卿，與鄒元標、馮從吾講學。首善書院，尋奉使蜀府。還聞言路方攻道學，子孔炤已

登朝遂引疾歸大鎮恬於榮利事親孝家居侍父講學守其宗旨嘗著論六篇力排異說卒於崇禎四年門人私謚文孝先生孔炤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嘉定知縣移福寧天啟初入為職方員外郎進郎中曉習邊務佐尚書籌畫多中機宜嘗糾逃將侯世祿等抑債帥不得濫加都督銜魏忠賢惡之後崔呈秀欲超擢其弟凝秀孔炤持不可遂假會推大將事遂歸五年四月御史顧宗孟復論其大啟賄門竟削籍崇禎元年御史汪起元馬如蛟給事中瞿式耜交薦召復故官疏言臣部用人不過循資破格兩端而已

循資則論俸，薦破格則簡才能。然講才能者，既足以  
長俸，門而憑俸薦者，亦何嘗平衆口。今在內者，臣部  
得見而察之；在外者，不得而見也。當責成督撫，巡按  
舉必當功効，必當罪庶幾儲之。平時可以用之一旦，  
帝即命飭行副將林之蔭行賄求用，孔炤發之。帝喜，  
命加尚寶卿。滋職方事，尋乞假歸。丁父憂，七年起南  
京尚寶卿。十一年六月，湖廣巡撫余應桂被逮，擢孔  
炤右僉都御史。代之甫抵任，即走承天躬護獻陵。時  
張獻忠據穀城，降于熊文燦。其黨李萬慶、馬先玉、羅  
汝才諸部肆掠黃州。德安間，明年正月，孔炤督將士

分道追逐數有斬獲二月擊之黃陂木蘭山大破之  
孔炤以獻忠叵測條八議極言主撫之誤文燦及楊  
嗣昌皆不悅無何獻忠果叛將南犯聞孔炤先設備  
乃西行文燦檄孔炤防荆門當陽即撫王鰲永防江  
陵遠安孔炤上言獻忠再叛初冀九家馴服其勢尚  
孤豈意馬光玉賀一龍輦擁衆數萬逼處黃麻將勾  
合大隊以全力犯荆襄則承天四面無處非賊山陵  
居中臣罔敢遠離但黃有荆藩荆有惠藩相去千  
里倘賊合衆齊發豈能兼顧臣與治臣鰲永同為封  
疆大臣何分畛域臣請嵩斷德黃併護陵寢江漢以

南歸諸治臣從之已而嗣昌出督師令孔炤仍駐當陽惠王常浩稱孔炤力過獻忠有來家河神通堡之捷俾陵寢無虞功不可泯請加秩久任章下部議會楚師敗績于黃麻而孔炤部將楊世恩羅安邦亦覆沒于黃連坪嗣昌以為孔炤罪併劾之遂逮下獄孔炤疏辨帝不聽明年三月大學士范復粹錄囚乃遣戍紹興十五年御史吳履中楊爾銘等相繼論薦命召見及入對痛陳時弊帝竦聽欲用之為首輔陳演所阻會廷議遣大臣一人屯田山東河北乃復孔炤右僉都御史任之馳至濟南復命兼理軍務督大名

廣平二監司禦賊命甫下而京師陷孔昭知事不可  
為南赴鳳陽就總督馬士英計事時福王立于南京  
有議復用孔昭者給事中羅萬象疏止之孔昭遂歸  
里國變後十餘年乃卒子以智字密之崇禎十三年  
舉進士授翰林檢討為定王講讀官十七年春都城  
陷被賊拷掠以智乘間脫歸同里阮大鍼雅與以智  
父子不協至是用事南都使人奏以智從賊乃變姓  
名避之嶺南已而南都覆唐王立于福州召復故官  
不赴及永明王立起官中允進少詹事再進禮部尚  
書兼東閣大學士召入輔政俱不赴轉側變獠洞壑

間艱苦備至尋薙髮為僧天下大定以省親嘗一歸  
後奔父喪廬墓三年又十餘年而卒所撰通雅及浮  
山前後集凡數百卷

余應桂字二磯都昌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知武  
康龍岩海澄三縣吏事精敏下不能欺崇禎四年徵  
授御史戶部尚書畢自嚴殿試讀卷取陳于泰為第  
一首輔周延儒姻也應桂劾其朋比行私已復列上  
延儒貪邪傾險狀言納孫元化參貂則事皆曲徇受  
揚鶴重賂則力主撫議他事干犯國法多類此帝方  
眷延儒厚責應桂誣詆延儒兩疏力辨應桂駁之詞



益厲帝以挾私求勝切責之已而賊陷登州元化被  
執應桂以元化貽禍封疆皆延儒曲庇所致復力攻  
之帝怒貶三秩視事應桂慮為延儒所害引疾歸七  
年還朝出按湖廣盡捐贖錢十餘萬金募壯士繕城  
治器明年賊漸逼承天應桂身護獻陵棄城守禦賊  
不敢逼帝聞而嘉之期滿當代命再巡一年盧象昇  
撫鄖陽紕軍需應桂貽以贖錢萬五千象昇改撫湖  
廣應桂頌其忠謀請昇重權令掃蕩群賊象昇遂總  
理已而象昇赴汝雒賊老回回等走德安黃州應桂  
急檄大將秦翼明拒擊而奏報屬城失事具以實聞

期滿當代帝復留之十年巡撫王夢尹罷即擢應桂  
右僉都御史代夢尹湖南賊大起諸監司袁繼咸包  
鳳起高才樞輦次第削平之而江北賊勢日熾諸將  
時奏捷不能大創也其冬總理熊文燦至廣布招降  
之令劉國能先降明年春張獻忠亦降馬進忠西走  
馬光玉賀一龍李萬慶順義王九條龍等衆十餘萬  
盡萃于麻城黃安應桂分兵扼要害以兵少不敢進  
擊會光玉一龍乞降應桂遣使往諭而遣將擊順天  
王等于黃福店賊遂走黃安會文燦至麻城應桂請  
協擊不從賊遂東走江北為左良玉所遏折而走廣

濟斷水惟光玉一龍觀望不動已而文燦檄諸道兵合擊賊于茶山賊于應桂所分地逸出文燦遂劾其後期悞軍兵部尚書楊嗣昌恨應桂曾劾其父奏逮之應桂陳撫勦始末白己無罪而力詆文燦言正月初議撫劉國能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棗陽時文燦良玉並在德安臣以為兵勢方盛宜乘此追勦而文燦調良玉諸軍盡赴信陽勦馬進忠臣謂進忠小寇勝之不武文燦不聽自此機一失賊走西而文燦反東致張獻忠攻陷穀城以要撫李萬慶等五部收合餘燼勢復大振而豫楚之患遂自文燦之

懷諫基之矣。迨賊西潰之後，遮飾上聞，妄報斬級，其自恃所長，惟火炮火攻。經過州縣，用夫至八百死亡。載道未見，其一試也。且文燦辦賦之策曰：先撫後勒，乃茶山不效，麻安又不效。薰丸招撫之旗，絡繹道路。一遣使招賀一龍，而使者被殺。一遣使招李萬慶而餽鹽椒運魚肉，與通市賊，反因之焚掠。未見一賊歸順也。天下有如是撫法乎？其一切軍需悉取于所歷之有司，名曰借辦，致城市空虛。子遺盡絕。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蹌而走。夫麻城文燦婿家也，戚里如是，餘可知矣。三月在蘄水，其兵殺鄉

民報捷民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夫蕪水文燦家園也鄉里如是餘可知矣是以捷報日張寇勢愈熾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汝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勤法乎張獻忠據穀城半載招納亡命買馬置器人人知其叵測而文燦反薄官軍不足用急欲借之為前茅舉動輕妄致使全無畏忌遣官調之反拘光化令于營中及以萬金為餉而調之非惟不應反留解餉之官求總兵湖廣今已造浮橋跨漢水行事益異文燦前既誇張而敝功後復掩匿而不報可不謂之欺君乎以總理之太柄

昇之顛蹶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帝不絀逮至下獄  
初應桂慮獻忠反覆貽書文燦言獻忠惡已有端可  
先未發圖之其書為獻忠逆者所得獻忠牒郎陽巡  
撫戴東旻言撫軍欲殺我譔慙悖東旻聞之文燦文  
燦遂再糾應桂言私書貽悞封疆以為異日卸罪地  
帝怒下法司并按應桂疏辨且言獻忠布賊孔道邀  
刦公移總理噤不敢問奈何反據賊口誣臣帝亦不  
納應桂竟遣戍己而獻忠反文燦伏誅東旻亦瘦死  
獄中廷臣交章薦應桂十六年召為兵部右侍郎十  
月潼關陷帝召問大臣陳演言賊入關中必戀子女

玉帛猶虎入陷阱。應桂叱之曰：壯士健馬，咸出關西，賊得之必長驅橫行。大臣安得面謾演股粟失色？十一月，督師孫傳庭戰沒，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往代之。應桂以無兵無餉入見帝，而泣。帝但遣京軍千人護行，給御用銀萬兩，銀花四百，銀牌二百，蟒幣二百，襍幣倍之，為軍前賞功之用而已。應桂將至山西，賊已入其境，逡巡不敢進。帝奇之，還邈奪職，命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化熙亦不能進也。未幾京師陷，應桂遂家居不出。久之死於難。高斗樞字象先，鄞人。崇禎元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坐議巡撫耿如杞獄。

與同列四人下詔獄尋復官進員外郎祿遷荊州知府長沙兵備副使湖南未遭寇民不知兵長沙止老弱衛卒五百又遣二百戍攸縣城庫雉堞盡圯斗樞建飛樓四十大修守具臨蘇賊艘二百餘由衡湘抵城下相拒十餘日乃引去轉攻袁州遣都司陳上才躡其後賊亦解去尋擊殺亂賊劉高峯等撫定餘衆有詔錄其功廵撫陳睿謨大征臨藍寇斗樞當南面大小十餘戰賊盡平詔賚銀幣累進按察使移守鄖陽十四年八月視事鄖被寇十載屬邑有六居民共四千撫治王永祚以襄陽急移師鎮之斗樞至甫六



日張獻忠自陝引而東斗樞令遊擊王光恩及弟光  
興分扼之戰頻捷賊不敢犯光恩者賊降將小秦王  
也十五年冬李自成陷襄陽均州攻鄖陽四日而去  
明年春復來攻十餘日不克乃退屯楊溪五月斗樞  
召遊擊劉調元入城旬日間殺賊三千餘自成將來  
攻卒不克而去乃令光恩復均州調元下光化躬率  
將士復穀城將襲襄陽聞孫傳庭敗旋師均州復為  
賊有十七年正月自成遣將路應標等以三萬人攻  
鄖斗樞遣人入均州燒其蓄積賊乏食而返當是時  
湖南北十四郡皆陷獨鄖在自十五年冬撫治王來

祚被逮連命李乾德郭景昌代之路絕不能至中朝  
謂鄖已陷不復設撫治十六年夏斗樞上請兵疏始  
知鄖存衆議即任斗樞而陳演與之有隙乃擢知府  
徐啟元為右僉都御史任之加斗樞太僕少卿路阻  
亦不能達是年二月朝議設漢中巡撫兼督川北軍  
務擢斗樞右副都御史以往朝命亦不達至三月始  
聞太僕之命即以軍事付啟元七月而北都變聞并  
聞漢中之命地已失不可往福王立移斗樞巡撫湖  
廣代何騰蛟復以道路不通改用王驥斗樞皆不聞  
也國變後久之卒

邵捷春字肇復侯官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行人  
擢吏部稽勲主事更歷四司至稽勲郎中崇禎二年  
出為四川右叅政分守川南天全六番高楊二氏桀  
黠不可馴捷春撫馭有方俱帖服遷浙江按察使坐  
大計當調里居久之起四川副使以十年九月抵成  
都秦中大寇已入蜀境巡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悉  
衆北拒城中止屯軍及蜀府護衛軍人情惶懼鄉民  
避賊入城主者不敢納捷春亟啟門納之有中尉奉  
鑽者通書迎賊為內應賊即以十月抵城下捷春與  
巡按御史陳廷謨覺之擒繫奉鑽賊失所恃盡斂款

城捷春等募市人起廢將分陣固守賊攻二十日本  
得志乃引去蜀王疏其功於朝而維章以失事被逮  
詔起傅宗龍代之宗龍知捷春才命為監軍總勦寇  
事遂巡閩中出廣元白水偕總兵羅尚文與賊戰沈  
家嘴葉子壩又戰于馬家峒王家坪並有斬獲明年  
二月復與尚文及安綿副使吳麟瑞夾擊賊首過天  
星等大破之進右叅政仍監軍十二年五月宗龍入  
掌中樞即擢捷春右僉都御史代之時張獻忠羅汝  
才已叛謀入秦秦兵扼之于興安不得進乃犯興山  
及蜀之太平遂窺大寧捷春遣副將王之綸方國安

分道扼之八月之綸敗績于湯家壩九月國安破之  
三尖峯又破之黑水河賊遂還入秦楚十月朔楊嗣  
昌誓師襄陽檄蜀軍受其節度嗣昌以楚地廣衍賊  
奔突難制驅之入蜀則關隘險阻賊騎不得長驅我  
師四面蹙之可以全勝又慮蜀盛兵扼險賊將反而  
致毒于楚凡蜀之精銳多調為己用先後調至萬餘  
人蜀中益弱捷春聞其謀憤曰令甲失一城者巡撫  
坐之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十二  
月汝才及惠登相遂自興山遠安犯大寧大昌獻忠  
亦西入至太平明年二月左良玉大破獻忠于瑪鬚

山他將張應元張令等復數敗之獻忠乃遁入興錫  
山中久之其勢復振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即汝才  
入寧昌故道也初汝才之在寧昌阻江為險與登相  
出羊頭坂窺渡叅將劉貴禦之賊不得濟三月轉掠  
巫山石碛女將秦良玉扼之維門百子溪賊乃縛筏  
巴霧河秦翼明以三千人設守游擊楊茂選力戰却  
之既屢挫不得渡會獻忠西上遂與之合諸將移軍  
擊之賊爭死聞劉貴等皆退賊乃由魚住溪渡江結  
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營于紅茨岷青峯若歸巫  
間大震嗣昌慮二賊合西陲必搖乃督師上夔陵而

檄捷春扼夔門蜀大寧大昌與楚竹溪房縣連界有三十二隘口嗣昌謂隘多力分不如厚集兵力崑守夔棄寧昌二邑啗賊官軍環而合攻可以得志捷春謂棄隘口不守是延賊入戶乃遣茂選及覃思岱等出關分守二將有驍名而不相得思岱譖茂選通賊捷春召而僇之即令思岱兼統其衆其衆不服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突入諸隘聞之悉潰賊乘夜斬夔關將士尚卧未起遂大驚潰新寧大竹皆陷而汝才登相再越巴霧河陷開縣鄭嘉棟破之于仙寺嶺賀人龍破之于馬瀘溪汝才乃同小秦王混世王東奔

而登相獨過開縣而西人龍及李國奇又折回追  
七月汝才等遁還興山屢為楚將所挫會嗣昌下招  
降之令小秦王混天王皆降惟汝才逸去嗣昌見楚  
地無賊以八月終率師入蜀於是群賊盡萃蜀中捷  
春止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秦良玉張令二軍  
已而楚將張應元等敗績于夔州之土地嶺諸營皆  
懼時萬元吉駐巫山捷春下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  
部將邵仲光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  
持久乃扼水寨之觀音岩為第一隘即以仲光守之  
而夜又若三黃嶺磨子岩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



三四百人防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捷春不聽九月獻忠先突觀音岩三黃嶺仲光軍敗賊上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于譚家嶺七箐坎乾溪復令張秦凱屯淨壁捷春遣二將助之十月獻忠從竹菌坪突過淨壁遂陷大昌進屯開縣良王令兩軍皆覆嗣昌聞斬仲光劫捷春失事捷春乃收兵扼梁山時登相已歸正汝才自豐邑坪返走再與獻忠合以梁山河深不能渡乃自開縣西走達州長驅深入捷春退保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劔州遂趨廣元將由間道入漢中為秦兵所扼不能進乃踰昭化徠

走巴西張應元合諸軍邀之于梓潼戰小利賊返關  
官軍被劔蜀將曹志耀等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張  
載福陷陣而死捷春涪江師遂潰賊屠綿州過浮橋  
直逼成都十二月速捷春使者至遂以軍事付代者  
廖大亨而去捷春居官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  
不得行蜀王為疏救不聽卒論死繫獄捷春知不可  
脫明年八月自經死年五十有四南渡時復官贈兵  
部右侍郎

胡平表雲南臨安人也萬曆中舉於鄉歷忠州判官  
為人倜儻多機畧負氣敢任天啟元年秋賊樊龍等

陷重慶平表適在城中急縋城下徒步詣石砭土官  
秦良玉乞師其部下有難色平表號泣不食飲者五  
日夜良玉感動為發兵及良玉自重慶引還平表時  
時激以忠義召碁川東健兒自為一軍朝暮訓練士  
皆可用會巡撫朱燮元檄平表監良玉軍前進乃勒  
所部及石砭兵鼓行而西直解成都之圍當是時賊  
東陷重慶西困成都旬月間破城數十諸文武將吏  
莫不望風奔潰平表以州縣下僚獨挺身倡義復名  
城摧強寇其聲甚著會吏部擢平表新鄭知縣燮元  
奏留之改授重慶推官監軍兼副總兵盡護諸將軍

平表愈益發舒復重慶拔永寧戰數有功擢四川監軍僉事兼理屯田及四川賊平遷貴州右叅議崇禎元年四月總督張鶴鳴上言平表以偏州小吏慷慨赴義一戰而復新都再戰而解成都之圍白市驛之戰俘斬千餘馬廟之戰俘斬萬餘進據兩嶺酣戰一晝夜復俘斬千餘長驅奪二郎關擒賊帥黑蓬頭追降樊龍遂克重慶奢寅收集散亡結連水西安邦彥以十萬衆來寇官軍五道禦之四道皆敗獨平表以六千人大呼鏖戰無不一當百十萬衆潰敗如掃生擒賊魁四十餘人還被掠人口數萬有臣若此誠一

代人豪請以本官加督師御史銜賜之嵩敕大將以下悉聽節制必能梟逆首之頭獻之闕下部議監司無兼御史例格不行乃進秩右叅政分守貴寧道廕子錦衣世千戶是時插部數擾邊給事中瞿式耜復頌其功言奢賊變起重慶文武諸臣盡遭殺僇獨平表脫身建義請兵復讐集川東少年練為精卒制馭土司潛消反側一切舟楫軍馬芻茭儲蓄營壘矢石悉手自營辦竟能保川東復西北及搗巢之後率五六千步卒碎奢安烏鎮十萬衆遂取永寧掃畢節而還雖古名將何以過臣每思其人以當插今適入賀

來京宜改邊道加銜太僕卿崱辦揅事亦不果久之  
擢貴州右布政使平表負才畧而性跼蹐不能持廉  
四年大計群吏坐不謹落職十三年督師楊嗣昌以  
平表知兵薦為監軍詔許以武昌通判監標下軍事  
明年嗣昌卒平表亦罷歸卒於家

湯開遠字伯開臨川人主事顯祖子也早負器識以  
名臣自期崇禎五年由舉人為河南府推官時帝惡  
廷臣玩愒持法過嚴開遠疏諫曰陛下臨御以來明  
罰敕法自小臣至大臣無論為故為昔俱蒙重譴甚  
則下之禁獄繫縛榜掠幾于刑亂國用重典矣諸臣

即不肖萬不敢行市道於君父然當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不測魂夢亦驚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之理豈可得哉陛下或以薦舉不當疑其為黨為徇然堯之時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未聞并四岳罪之也或以執奏不移疑其為藐為抗漢文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法如是止耳陛下以策勵望諸臣於是戴罪者多然秉鉞大吏節制之體統多淆持斧貴臣激揚之故事亦格夫不關以立功之路而概責以戴罪戴罪正無已時矣陛下以詳慎責諸臣於是認罪者衆第臣諷固當歸過於己而微愆亦將待察于

君若不諒其致誤之由而概責以認罪認罪亦成故  
套矣侵欺軍食之墨吏逮之宜也正恐夷齊之倫不  
皆韓范所宜稍寬出入不以清吏絀能臣至三時多  
害五方交讐諸臣怵于叅罰現征帶征幾無民矣民  
窮則易與為亂陛下寬一分在臣子即寬一分在民  
生此可不再計決者尤望陛下官府之際推諸臣以  
心進退之間待諸臣以禮申諭中外法司惟平惟允  
至錦衣禁獄非寇賊奸宄不宜輕入如是而大小臣  
工不感憤圖報者未之有也疏入帝怒摘桁楊慘毒  
遍施勞臣語責令指實乃上奏曰今日諸臣事如天



如日之主靡不策勵以從而時事孔棘補救良難諸  
臣有過可議亦有勞可準有罪可程亦有情可原天  
下惜其勞反忘其過傷其情并疑其罪究之疑過不  
足懲過而後事轉因前事以灰心聲罪不足服罪而  
故者更藉誤者以實口綜核太過則要領失措懲創  
太深則本實多缺往往上以為宜詳宜新之事而下  
以為宜畧宜仍之事朝所為縲辱擯棄不少愛之人  
又野所為推重憶數不可少之人夫上與下異心朝  
與野異議而欲天下治平不可得也請悉為陛下言  
之如原任薊州兵備僉事左應選當敵騎深入列城

風靡應選獨以昌黎縣令率土著保孤城事平之  
擢任司道宜曰不宜乃竟以賊擬則甚矣掛號遂為  
染指功狀翻為罪案淹禁榜掠志挫身辱陛下留意  
封疆城池失守者既不少貸捍禦著績者又不獲原  
諸臣安所適從哉事急則鉅萬可捐時平則鎰銖必  
較向使昌黎不守同于遵永不知費朝廷幾許金錢  
安所得涓滴而問之臣之所惜者此其一原任給事  
中馬思理御史高倬值草場火發兩人狂奔盡氣無  
救燎原此不過為法受戾耳更欲以他罪論則甚矣  
時當濕熱攸灼豈曰人為受事方新徙薪亦難猝辦

緹騎並出行道與嗟今歲雪雹見于盛夏地震告于  
京圻草場不葬自焚或亦彼蒼示警陛下不寬刑修  
省反嚴鞫而長繫之非所以召天和稱善事也人臣  
事主不敢歸禍於天聖主回天何妨引咎於己臣之  
所惜者此其一原任宣大巡按胡良機兩遣岩疆事  
屬破格非陛下知其諳練當不至此忽從褫革則甚  
矣殘冊之不出按臣手也監視不昧本心業已再疏  
稱誤而天聽彌高輿論徒惜豈成命終難反汗哉臣  
之所惜者此其一監兌主事吳澧宵旦河干經營漕  
事祇因運弁稽違量行責戒此為公非為私也乃褫

革之又欲究治之則甚矣今催運之旨迫如星火而運弁積偷成習糾之則不勝其繁不糾則益滋其玩故薄責示懲亦相沿之故事也况兵驕易譁將驕亦易譁今兵譁則為兵易將譁則為武抑文勇于譁而怯于關安用此驕兵驕將為也急不得其塞旗之功緩更不得其飛輓之力漕事何賴焉臣之所惜者此又其一末復為都御史陳于庭易應昌申辨帝怒切責時河南流賊猖獗當事令監左良玉軍進討關速躬擐甲胄歷戎行屢致克捷當是時帝以天下用兵有意重武督撫失事多逮繫而大將率姑息開遠

以為偏八年十月上疏曰今寇賊縱橫撫鎮為要乃  
陛下于撫臣則用懲創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  
試觀近日諸撫臣有不褫奪不囚繫者乎諸帥臣及  
偏裨有一禮貌不崇升座不遜者乎即觀望敗衄罪  
狀顯著者有不寬假優容者乎夫所以懲創撫臣欲  
其惕而戒也優遇武臣欲其感而奮也然而封疆日  
破壞寇賊日蔓延者何也則以懲創優遇中尚少分  
別之法也如近日撫臣中有清操獨著如沈滌者乎  
有幹濟獨苦如練國事者乎玄默捍禦兩河身自為  
將亦云瘁矣而終付爰書吳姓拮据數月敵不敢長

驅亦云能矣而猶登白簡諸如此類未可悉數武臣則桀鷲恣睢無日不上條陳爭體統一旦有警輒逡巡退縮卽嚴旨屢頒褒如充耳如王樸尤世勛王世恩輩罪可勝誅乎秦撫甘學濶有法紀全疎一疏請正縱賊諸弁以法而明旨切責之然則自今以後敗將當竟不問乎臣竊料文臣內未必無才能乃有寧甘斥黜必不肯任不敢任者何故則以任亦罪不任亦罪以不任之罪猶輕而任之罪更重也誠欲使諸臣踴躍任事在寬文法厚情實分別去留毋以一眚棄賢才而棘韜之夫不使有怯且欺者倖乎其間斯

賞罰稱平文武用命矣帝以撫臣不任者無所措實責令再陳乃上言曰帝王勘定禍亂惟此賞罰自賞罰無章於是諸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罪而肯任敢任者亦罪甚且肯任敢任者視不肯任不敢任者之罪反重勅懲無當而欲勘定大亂未之前聞從來無詘督臣以伸庸帥者至今而楊嗣昌不得闕其說從來無抑言路以伸劣弁者至今而王肇坤不得保其級如王樸惟怯暴著聽敵飽颺猶得與吳姓並論播之天下不大為口實哉若撫臣之不肯任不敢任者如陝西之朝廷晏山西之仙克謹宋統設許禹臣何

以當日處分視後皆輕練國事玄默承大壞極敝之後竭力撐持何以當日處分較前更重且近日為辦寇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撫臣者二褫撫臣者亦二甚至巡方與撫臣並議而並逮兩按臣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褫南樞臣若監司守令之獲重譴者不可勝紀試問前後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即降而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甚至避寇縱寇養寇助寇者皆置弗問即或處分不過降級戴罪而已然則諸將之不肯任不敢任者直謂之無罪可乎是陛下于文武二途委任同責成不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



矣不特此也按臣曾週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初非  
失事乃竟從逮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按臣矣道臣  
祝萬齡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于背而遽行削  
籍將來無肯任敢任之監司矣史洪謨作令宜陽戰  
守素備寇渡澠池不敢薄城及知六安復有全城之  
績而褫奪驟加將來無肯任敢任之州縣矣寇薄永  
寧舊蜀撫張論與子給事中鼎延傾貲募士夙夜登  
陴及論物故鼎延請恤并其子官奪之將來無肯任  
敢任之鄉紳矣吏部惟褫職多弊臣鄉吳羽文竭力  
釐剔致刀筆賈豎闕然而起羽文畧不為撓乃以起

廢一事長繫深求將來無肯任敢任之部曹矣臣讀  
明旨謂諸事皆經確核以議處有銓部議罪有法司  
稽核糾舉有按臣也不知詔旨一下銓部即議降議  
革有肯執奏曰此不當處者乎一下法司即擬配擬  
戍有肯執奏曰此不當罪者乎至查核失事按臣不  
過據事上聞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貸于朝廷  
乎非諸臣不肯分別也知陛下一意重創言之必不  
聽或反以甚其罪也所以行間失事無日不議處議  
罪而于蕩寇安民毫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豈非分  
別之賞罰哉帝得奏大怒命削籍撫按解京訊

南人聞之若失慈母左良玉偕將士七十餘人合奏  
乞留而按臣金光辰備列其功狀入告帝為動容即命  
釋還戴罪辦賊自是益勤其官十年正月討平舞陽  
大監楊四論功當進秩總理王家楨復薦之乃擢按  
察僉事監安廬二郡軍其年冬太子將出關奏言陛  
下言教不如身教請謹幽獨恤民窮優大臣容直諫  
寬拙吏薄貨財疏滯獄俾太子習見習聞為他日出  
治臨民之本帝深納之是時寇大擾江北關遠數有  
功十二年巡撫史可法薦其治行卓異命進秩副使  
監軍如故明年與總兵官黃得功等大破革裡眼諸

賊賊遂乞降開遠聲望日隆當事將用為河南巡撫  
竟以勞瘁卒官軍民咸為泣下贈太僕少卿

論曰明末疆事主撫者誤之是固然矣乃文燦伏誅  
之後何以敗壞且日甚也蓋莊烈操切之亟重以乖  
張法紀滋煩勸懲無術廟謨如此奚問閭畧哉坐是  
文恬武嬉兵驕將懦名為討賊實同兒戲而已秦蜀  
楚豫之間強寇橫行生靈塗炭迄于莫可收拾有以  
也夫

明史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二百十三

羅喻義

李繼貞

焦源溥

從兄源清

馮元颺

兄元颺

張璋

何楷

姚希孟

姚思孝

羅喻義益陽人萬曆四十一年登第改庶吉士授檢討久之請假歸天啟初還朝歷贊善司業諭德直經筵六年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為魏忠賢建祠懲其倡率者一二人乃已忠賢黨輯東林籍貫湖廣二十人以喻義為首明年莊烈帝嗣位召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崇禎三年

進左侍郎直講如故。喻義性嚴冷，官曹無事，恒閉戶讀書，不輕接一客。後見中外多故，將吏不習兵銳，意講求武事，嘗推演陣法獻之于朝。帝為褒納，以時方用兵，而督撫大吏不立軍府財用，無所資。因言武有七德：阜財居其一，不善用兵者糜財，善用兵者阜財。誠假一切便宜正餉之外，別立軍府，朝廷勿預知焉。可以饗士，可以賞功，可以購敵，即安攘不難坐致。又極陳車戰之利。帝以軍府議下有司，而車戰令喻義自製，乃復上言理財之道。古人取之於地，漢之桑孔則取之於商，宋之王安石則取之於農。然彼猶曲取

之未有若今日按畝加派乃至直取之也以故政散  
民流天下遂有不業之農而盜賊起矣若軍府之說  
自古有之臣請朝廷勿預知此中未必無意試偶舉  
一事去歲派價四萬鬻硝黃鉛子于河南價遂騰貴  
銀二錢止易鉛一斤民間賠至十餘萬夫鉛不產于  
地畝明矣惜哉不講于任土之說也如是無變計恐  
每畝三釐又將不足矣臣有一言敢敬告天子一切  
條議願勿盡棄為虛文夫欲人不言甚易顧朝廷安  
得正言聞之乎又有一言敢敬告當事諸臣議論不  
必盡同漢時臺閣有所區處公卿百官獨執異意者

曰駁議其有合上意者報曰某官議是此古法也事期于成功而已初時少異何傷前日節省議起群喙同聲以致減餉汰兵流禍未已以無駁正之者也至于戰車營造職在有司臣不敢奉詔帝不悅謂其敷奏不切且責其不奉詔令自循省其疏遂不行明年九月進講尚書撰布昭聖武講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語頗傷執政末陳祖宗大闕之規京營之制冀有所興革呈稿政府溫體仁不憚使正字官傳改喻義不可其人令詣閣自言喻義至閣門體仁故久不出喻義愠直造閣中隔扇相誚體仁怒遽



上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予、正講日講則正多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及令刪改反遭其侮、惟聖明裁察遂下所司議、喻義奏辨曰、講官于正文外旁及時事亦舊制也、臣展轉敷陳冀少有裨益、猶恨為尺幅所拘、欲面商聞臣而不得、但使人促臣刪去、臣成之數日去之、片時誠恐愚忠不獲上達、致忤輔臣、今稿草具在、猶望聖明省覽、不從所司希體仁、指議革職、聞任可之、喻義雅負時望、以微眚獲嚴譴、輿論惜之、瀕行乞恩、請乘傳、帝亦報可、家居十年卒、南渡時賜諡文介。

李繼貞字散尹太倉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名推官歷遷兵部職方主事天啟四年秋副給事中熊奮渭典試山東坐試錄刺魏忠賢兩人並降級己而削籍崇禎元年起武選員外郎進職方郎中時軍書旁午職方特增設郎中協理司事繼貞與正郎方孔炤余大成先後共事並有聲尚書王洽繫獄偕全列疏救復救尚書梁廷棟及熊明遇代廷棟深倚信之與約曰副將以下若推擇我畫諾而已四年十一月與文選郎蔡奕琛召見平臺帝獎其有執持因問大將數人而諭以推舉宜慎重繼貞頓首謝因言督

撫薦部將及所報戰功皆不能審其虛實邊軍但點閱不訓練豈足資戰守帝領之退列上推陞論功六事多報可萊州被圍尚書明遇主撫繼貞疏陳不可下部科議繼貞請調閩外兵入勦明遇不能從後迄用其言賊始滅繼貞已加尚寶司卿當遷帝輒令久任貴妃父田弘遇以坐門功求優敘不獲屢疏詆繼貞帝不聽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為把總繼貞不可乃囑戎政尚書陸完學言于尚書張鳳翼以命繼貞繼貞亦不可鳳翼排繼貞議而用之化淳怒與弘遇日伺其隙讒之帝坐小誤貶三秩無何以敘甘肅功

請起用故巡撫梅之煥帝發怒落職歸已論四川桃紅壩功復官致仕初延綏盜起繼貞即請發帑金用董搏霄人運法羅粟輸軍前且令四方贖鍰及援納事例者俱輸粟於邊以撫饑民使不從賊居三月又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賊者耳今斗米四錢已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窮請如神廟特遣御史賑濟故事齎三十萬石以往安輯饑民使不為賊以孤賊勢帝感其言乃遣御史吳甦以十萬金往繼貞以為少爭之帝不聽後賊果日熾十一年用薦起歷兩京尚寶卿明年春召對陳

水利屯田甚悉尋遷順天府丞甫十日起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督薊遼軍餉每歲水運百二十萬石以三四月為首運五六月次運七八月終運是歲畿輔被兵六月猶未開運繼貞甫至八月而三運畢竣乃大興屯田列上經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賦五議白塘菖沽數十里間田大熟十四年十月詔發水師援遼坐戰艦不具除名未幾水師總兵劉定國言舟船士卒無缺請召還繼貞下部核奏時方急遼才廷臣交章論薦明年四月召為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疾卒於途贈右都御史官一子

焦源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歷知沙河濬二縣考最召為御史熹宗嗣位移宮議起刑部尚書黃克纘請寬盜寶諸奄源溥抗疏折之曰光宗神宗元子也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為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至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尚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皇祖封后之命及請封不得而冶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即  
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  
崔文昇必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于忘父乎  
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更非貴妃比近誦聖諭如所  
云阻陛下于煖閣挾陛下以垂簾及凌虐聖母諸狀  
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即為選侍乞憐止可求陛下  
曲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必不可得而抹殺  
也盜寶諸奄心懷叵測必不可得而寬宥也若竟置  
諸奄弗問不幾于忘母乎末詆克纘受昧翫法克纘  
憤疏辨亦詆源溥源溥再疏劾之并及府丞邵輔忠

俄請召還爭國本忤稅璫諸臣畿輔依馬為民患疏  
請輸直天啟二年以憂歸服闋還朝出按真定諸府  
例轉鳳陽兵備副使時崔文昇出鎮兩淮欲甘心源  
溥遂移疾歸崇禎二年起故官分巡河東道預平大  
盜王嘉廕遷寧武叅政再有平寇功就遷山西按察  
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邊事日棘兵缺  
伍餉又久乏歲浚饑民無糠粃至淘馬糞以食源溥  
亟請蠲賑且增兵餉當事不能應踰年遂自劾求去  
監視中官魏國徵撫論其不職坐罷歸十六年冬李  
自成陷關中源溥被執脅降不屈勒令輸金源溥瞋



目大罵曰贖賊吾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  
毋多言罵不絕聲拔其舌走解死從元源清字湛一  
萬曆中舉進士除戶部主事再遷廣平知府歷山東  
按察使山西左布政使崇禎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七年秋坐萬全左衛失守奪官謫戍久之釋  
還與源溥同被執抗節不食七日死

馮元颺字爾崱慈谿人父若愚太僕少卿元颺與兄  
元颺並有文名天啟二年第進士歷知澄海揭陽崇  
禎四年徵授戶科給事中帝遣中官出鎮元颺力爭時  
元颺亦疏論中官兄弟遂有直聲無何上疏力詆周

延儒被切責尋論山東總督劉宇烈縱寇主撫罪因  
言禮部侍郎王應熊無大臣體宜罷已復言詞臣姚  
希孟孤忠獨立不當奪講官科臣趙東曦正詞諫論  
不當奪言路禮部郎周鑣建言獲譴元颺上言一歲  
中湯開遠金星曜華允誠黃道周輦皆以庶僚建言  
而為言官者無聞鑣又以言獲罪臣愧滋甚願罷臣  
官還鑣原職皆不納應熊謀改吏部元颺復撫劾其  
貪穢數事被旨譴責尋乞假歸八年春還朝時皇陵  
毀廷臣多歸咎內閣而溫體仁王應熊以票擬自委  
元颺上言政本大臣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以宰

相自居遇天下有事輒曰昭代本無相名吾儕止供  
票擬上委之聖裁下委之六部持片語叢百欺夫中  
外之責孰有大于票擬者有漢唐宰相之名而更代  
天言有圖初顧問之榮而兼隆位號地親勢重言聽  
志行柄用專且重者莫如今日猶可謝天下責哉陵  
寢之變帝將大赦元颺請悉復先後建言諸臣十年  
正月朔日有食之元颺復指斥內閣帝皆不納再遷  
刑科左給事中數言部囚多輕罪請帝寬宥並採納  
之詔簡東宮講官黃道周為首輔張至發所扼且疏  
誡之元颺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動人主惟不能得

執政歡至發恚兩疏詆元颺帝皆置不問由戶科都  
給事中擢太常少卿累遷南京太僕卿通政使召拜  
兵部右侍郎轉左元颺多智數尚權譎與况元颺並  
好結納一時翕然稱二馮然故與馮銓通譜誼初在  
言路詆周延儒及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颺因與善  
延儒欲以賑饑為銓功復其冠帶憚衆議元颺令引  
吳姓入閩助之既而姓背延儒議熊開元欲盡發延  
儒罪元颺沮止之兵部尚書陳新甲棄市元颺署部  
事帝用張國維代新甲十六年五月國維下獄遂以  
元颺為尚書帝倚之甚至元颺顧不能有所為河南

湖廣地盡陷關塞又日告警元颺規自脫其年八月  
遂攝病乞休疏上輒慰留賜瓜果食物遣醫診視請  
益聖乃允其去元颺頗能料事孫傳庭治兵關中元  
颺謂不可輕戰與帝及庭議不合乃於帝前爭之曰  
請先下臣獄俟一戰而勝斬臣謝之又貽書傳庭戒  
毋速戰傳庭果敗將歸薦李邦華史可法自代帝不  
用用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都城遂不守然議者以  
元颺荷帝殊寵擢筮中樞及見事危急輒自引避去  
鮮不薄之福王時元颺卒其家請卹給事中吳适言  
元颺身膺特簡莫展一籌部議予祭葬是使悞國之

臣生死皆得志也臣以為不宜予不納元颺遂獲卹  
元颺字爾賡舉崇禎元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帝遣中  
官張彛憲總理戶工二部事廷臣爭不能得元颺請  
敕諸司不得至彛憲門彛憲亦不得造部堂與部交  
接帝責以沽名彛憲亦愠元颺乞假歸尋起禮部主  
事進員外郎郎中遷蘇松兵備叅議溫體仁當國唐  
世濟為都御史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以兩家為  
真主元颺捕得其渠魁則世濟族子也置之法遷福  
建提學副使巡撫張國維奏留之太倉人陸文聲訐  
其鄉人張溥張乘倡復社亂天下巡按倪元珙以屬

元颺元颺盛稱薄等元珙據以入告體仁庇文聲兩  
人並獲譴元颺謫山東鹽運司判官濟南被兵攝濟  
寧兵備事十四年進天津兵備副使十月擢右僉都  
御史代李繼貞巡撫天津兼督遼餉時元颺已掌中  
樞帝顧其兄弟厚嘗賜宮參療元颺疾而元颺以衰  
老乞休詔遣李希沆代未至而京師陷元颺乃由海  
道逃歸閩六月卒

張瑋字席之武進人少孤家酷貧就學外塾取糠粃  
自給不輕受人一飯為同里薛敷教所知講學東林  
書院莊事孫慎行而與吳鍾巒友善故早以學行聞

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職方歷  
郎中力杜請謁謝苞苴清望卓然出為廣東提學僉  
事其地富饒供張輿馬飲食之奉甲于他方象犀珠  
貝諸珍異充牣左右瑋一切屏去較閱精明會大吏  
建魏忠賢祠欲瑋撰上梁文遂毅然引去歸橐蕭然  
仍授徒自給崇禎二年起江西叅議歷福建山東副  
使里人吳宗達柄政雅重其賢力言於吏部召為尚  
寶卿進太僕少卿坐事調南京大理丞引疾去十三  
年起應天府丞疏言山東為南北咽喉軍國命脉所  
係今大盜披猖道途梗塞轉輸不通者三四月矣倘



不早減害胡可甚乞特遣兵部侍郎一人整兵往勦  
倘兵部乏人故尚書鄭三俊范景文皆可任時兩人  
並以罪廢帝以借端市恩責之是歲四方大旱璫以  
軍食可虞奏言旱勢如此租何從出訪聞江西湖廣  
頗號有收而彼處下暹糴之令農民無從易銀應天  
及常鎮淮揚五郡旱蝗尤甚請以應輸漕糧百餘萬  
石盡令折銀赴彼易米則小民免催科之苦太倉無  
顆粒之虧計莫便于此他若十庫所收銅錫顏料布  
疋皮張之類非州縣土產者悉解折色歲獲羨餘當  
亦不貲而有司又省輸納之費末言民間一聞僉解

盡宣啼號往往罄產不支有銜寃畢命者請救撫按  
改為官解亦救民湯火之一也所司多議行明年十  
二月由南京光祿寺卿召為左僉都御史十五年六  
月左副都御史房可壯下獄以瑋代之瑋素有雅望  
至是與左都御史劉宗周左僉都御史金光辰並總  
憲紀臺中肅然己而宗周光辰罷去代者李邦華未  
至瑋掌其事帝以吏治未清由巡方者未正乃以十  
條課實績一曰勿憚心勞一曰勿徇情面一曰勿科  
贖一曰勿縱胥吏一曰薦舉必公一曰叅劾必當  
一曰分別功罪一曰興除利弊一曰發奸弭亂一曰

拯弱鋤強璋既遵諭復細列事欸布之巡方帝嘉其  
任事俄劾極貪御史一人曰王志舉薦極廉御史一  
人曰成勇言志舉巡按蘇松贓累十餘萬吳人至今  
切齒勇鐵面冰心威行都下其被逮時士民持香泣  
送者萬餘百里不絕臣去南都士民送臣猶同聲願  
借成御史惠我小民其得人心如此按勇與志舉俱  
以劾楊嗣昌獲罪兩人論事雖同起念各別在勇直  
抒胸中所見可云拂士之糾違在志舉自知公論難  
容不過奸人之蓋醜若漫無區別何以澄敘官方哉  
帝納其言下志舉法司逮治勇迄獲敘用璋旋以病

謝歸未幾卒南渡時贈左都御史諡靖惠瑋之學以  
慎獨研幾為宗然其後又究心禪理自謂有得其真  
介廉潔一時朝士鮮儷云

何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生有異質讀書過目不  
忘舉天啟五年進士值魏忠賢亂政不謁選而歸建  
紫芝書院講學其中崇禎時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  
改刑科給事中流賊陷鳳陽燬皇陵楷劾巡撫楊一  
鵬巡按吳振纓罪而末刺輔臣溫體仁王應熊俄言  
振纓乃體仁私人一鵬則應熊座主也逆賊犯皇陵  
神人共憤陛下較講避殿感動臣民二輔臣乃漫然

視之欲令一鵬振纓戴罪自贖情面重祖宗陵寢為  
輕朋比深天下譏刺不恤臣所以憤發于中言不能  
已忤旨鑄一秩視事已又言應熊體仁奏辨明自引  
門生姻婭刑官膽徇實由于此乞宣諭輔臣毋分別  
恩仇以國事為戲應熊復奏辨楷言臣疏未奉旨應  
熊先一日撫引臣疏詞必有漏禁中語者帝意動令  
應熊自陳應熊竟由是去登萊巡撫陳應元引疾吏  
部尚書謝陞言登萊要地宜允其去及推勞永嘉代  
應元則言登萊巡撫本贅員宣大缺總督兵部侍郎  
史永安虞廷推及已遽托疾楷疏駁之楷以訟獄繁

與列上定新例行久任酌分理重會審嚴斃獄革羈  
舖飭聲寃究造謗入議言最詳析給事中陳啟新言  
初任時徇例謁嘉定伯而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則疏  
頌溫體仁請召還政府措言啟新所循何例將大啟  
奔競風景參拜疏時體仁尚未允放何以豫知其必  
去先請召還上言大臣德政當按律治罪都御史高  
攀龍當給贈官誥以許士柔撰文獲罪停不給措以  
為言并請賜左光斗諸臣諡召還惠世揚疏多見聽  
累遷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五月帝以火星逆行減  
膳修省兵部尚書楊嗣昌方主款議因力引前史以

進楷與南京御史林蘭友先後言其非楷言嗣昌引  
建武歛塞事欲借以申市賞之說引元和田興事欲  
借以申招撫之說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欲借以  
申不可用兵之說徒巧附會耳至永平二年馬皇事  
更不知指斥安在帝方護嗣昌不聽踰月嗣昌柄政  
楷又言嗣昌奪情入閣自請服素衣角帶及視事吉  
服爛然立諸輔首臣恐天下士民有以窺輔臣淺深  
也忤旨貶二秩為南京國子監丞就遷禮部郎中母  
憂歸服闋廷臣交薦至十七年正月召令入京甫聞  
命都城已陷楷至南京會福王立用王鐸薦超擢戶

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命兼工部右侍郎連疏請告不許

順治二年南都破楷走杭州從唐王入閩擢戶部尚書鄭芝龍鴻逵兄弟橫甚郊天時稱疾不出楷言禮莫大于郊二勛臣不陪祀無人臣禮王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鴻逵扇殿上楷呵止之兩人益怒楷知不為所容連請告去途遇盜截其一耳芝龍使部將楊耿為之也後漳州破抑鬱而卒楷博綜群書寒暑勿輟尤邃于經學林蘭友字翰荃仙游人崇禎四年進士授臨桂知縣擢南京御史疏劾大學士張至發



薛國觀吏部尚書田惟嘉等因論嗣昌忠孝兩虧貶  
浙江按察司照磨與楷及黃道周劉同升趙士春稱  
長安五諫遷光祿署丞京師陷薙髮自匿為賊所執  
拷掠備至賊敗南還唐王用為太僕少卿遷僉都御  
史事敗挈家遁海隅十有餘年而卒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  
之稍長與舅震孟同學並負特名舉萬曆四十七年  
進士改庶吉士為座主韓爌館師劉一燝所器及兩  
人並執政遇大事多所咨決楊漣左光斗移宮諸疏  
亦從希孟質疑天啟初鄒元標馮從吾講學首善書

院希孟以簡討預其席時震孟亦取上第入翰林甥  
舅並持清議力挽世風時望益重尋請假歸四年冬  
還朝則時局已變諸正人趙南星高攀龍等悉去位  
黨禍大作希孟邑邑不得志私居歎詔而已其明年  
以母喪歸甫出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為繆昌期死  
黨遂削籍己而魏忠賢敗其黨倪文煥懼誅使使持  
厚賄求解希孟執而鳴之官一時庇逆者為破膽崇  
禎元年起左贊善踰年進右諭德掌司經局事旋進  
右庶子為日講官三年秋與諭德姚明恭主順天鄉  
試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給事中王猷論之遂獲譴

希孟雅為東林所推韓爌等之定逆案也實叅其議  
益為群小側目而是時震孟數建言力與朝議相撻  
柱群小因并惡希孟謀先去之及華允誠劾溫體仁  
閔洪學兩人疑疏出希孟手益疾之冒籍事發罪不  
在考官而體仁借以修隙遂擬旨覆試竟黜兩生下  
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體仁意未慊令再擬希  
孟時已遷詹事乃貶二秩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  
尋移疾歸歸家二年卒希孟早有文譽行誼修謹立  
朝矯矯樹風節言論無所假借以故群小多憚之南  
渡時以禮官顧錫疇言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毅

姚思孝江都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六年冬疏劾山永巡撫楊嗣昌不當據邊民之詞為前侍郎郭鞏雪罪報聞明年為左光斗周起元諸人請諡因言熹廟實錄未成不可使總裁要典之人復與筆削非但其人姓氏多穢將使清朝衮鉞不光蓋指禮部尚書曾楚卿也楚卿恚疏言要典今日指為私書當年實奉帝命臣若信筆顛倒任情出入即貶竄何辭自反無是可以不愧思孝復力駁之謂前此纂修光廟實錄者楚卿也未幾崔魏矯旨改修令與要典相符者亦楚卿也今總裁熹廟實錄者又

楚卿也一人也而忽佞忽忠一事也而忽彰忽瘴將  
何以信天下垂萬世哉帝以屢疏滋擾切責之然楚  
卿卒自引去八年春帝以皇陵震驚議肆赦刑部尚  
書馮英遂以欽案入之即魏黨逆案也思孝力駁其  
非且言自王永光邊才一薦遂致許鼎臣之敘功自  
章光岳代言辨誣遂致張捷之無忌捷以他罪斥而  
薦逆大罪猶未加故英敢逞其邪謀弁髦國法請立  
寘重典為大臣附逆之戒時給事中盧兆龍徐燿顧  
國寶亦交章劾英其議遂寢十月劾左都御史唐世  
濟把持要結用勞永嘉巡撫登萊世濟疏辨誠思孝

供他人願指思孝再疏極論末言近撫臣誤陵而辨  
曰朋謀樞臣失策而辨曰時局司寇翻案而辨曰黨  
同今以會推糾駁而曰願指必大臣盤踞阿徇以悞  
封疆小臣箝口結舌以媚要路然後快于心與會言  
路多劾永嘉者遂不果用時廬鳳州縣多為賊所陷  
淮揚亦數告警思孝屢疏籌兵食咸切機宜十一年  
累官兵科都給事中時勲衛世胄多不習武思孝請  
令隨營操練未經操練薦舉者不許承襲已承襲者  
不許統事部議從之四月疏言湖廣賊劉國能既降  
河南守臣報渠魁馬進忠等欲回閩中乞撫而江北

曹操諸賊亦願就招信如斯言遍地投戈傾城輸服  
不勝宗社之幸竊恐有未必然者聞江北之賊因青  
黃不接時無可剽掠故避夏入山俟秋初再突果爾  
將大江南北未得安枕也然此猶為未招者言也若  
熊文燦之招張獻忠亦既予之官予之餉予之田宅  
似無可慮然臣不能不慮者獻忠狼子野心既無戰  
敗披靡之勢復無死生感泣之忱何一旦傾心若是  
在督撫迫於勦滅之期將謂撫一部即清一方但恐  
認賊作子慶陽漢中之覆轍復見于今此臣之所大  
痛而不能已于言也未幾進忠果假撫潛遁思孝遂

劾巡撫常道立寡謀失策縱兵肆掠諸罪道立卒罷  
去八月湖廣按臣林銘球疏請加獻忠官且欲令開  
鎮荆襄思孝益憂之歷陳三不可信其詞益切當事  
迄不納己而獻忠果叛所招別部羅汝才亦叛思孝  
極論文燦八錯且曰向陳奇瑜悞于漢南苗胙土悞  
于襄陽余應桂悞于黃麻天威不少假貸何獨于文  
燦而寬之無何劾罷保定巡撫張其平思孝在諫垣  
論列最多號為稱職而以東林故不為要路所喜會  
畿輔州縣多殘破思孝據奏報備陳之帝怒曰汝職  
兵垣行間功罪宜確實糾叅乃游詞點綴代人委卸



耶遂鑄三級出之外十五年起歷南京太僕寺丞以  
養親歸南渡時歷光祿大理少卿左良玉之犯關也  
馬士英盡撤江北兵禦之思孝及御史喬可聘成友  
謙乞留兵固守淮揚控扼顏壽乃命劉良佐還鎮士  
英時在御側執手晉曰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  
左賊入耶

清兵至猶可議款若左賊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  
死耳臣已調良佐兵渡江今日寧死于清無死賊手  
舉朝為失色及南京失守思孝薙髮為僧還家久之  
卒

論曰明之黨禍至南渡而不解真可哀也國勢危如累卵惟汲汲逆案之翻何其惑耶喻義而下諸人皆不免為要路所扼則猶三案之餘毒耳而馬阮諸奸尚欲借新君以洩舊憤乃至急左帥而棄危疆此果何為者耶嗚乎門戶之壞人家國有如此